

平常心·赤子情

楊士毅

永懷方東美老師

近兩個月來，讀了報紙雜誌許多紀念方東美先生的文章，內心感觸良多，尤其游神州先生所記「傳燈、微言」一文中，有一段方師母講的話：「你的學生平常也許只看到你另一面，另一面是什麼呢？就是嚴肅的一面，但他們沒有看見你活潑的一面。」這使我不禁步入那一段美麗而難忘的時光隧道……

清華風標哲人詩人

六年前，我是一個大學物理系的學生，對於人文工作者，內心有一股無限的敬意，因為他們以豐富的情感，堅強的意志，從事於救人救世、淨化美化現實世界的不朽聖業。但是由不斷地接觸，才發現文化界並不如想像中如此的清高美好，內心也逐漸地由景仰其清高而痛心↓釋然↓忽然↓而想加以改造，往昔在理學院的象牙塔中，不切實際所憧憬的美夢，也逐漸地被許多醜聞所擊滅了。

二十世紀是個人類文化史低落的時代，過分的「現實」「虛偽」「虛榮」「自私」「暴力」充斥於世，在台灣的許多人，也受此「低潮」

之影響，變得過分現實而短視，虛名主義、拜金主義、權力至上主義，居然也侵入了「清高純淨」的文人心靈：寡廉鮮恥者有之；成羣結隊，勾心鬥角，爭權奪利者有之；心胸狹小，容納不了他人坦誠批評者有之；誇張式醜化現實世界，以沽虛名，釣虛譽，亂人心者有之；成天歌功頌德，屈服於現實政治之下作政治奴婢者亦有之；文人相輕，互捧之風更時而聞之；而學問與人格背道而馳的彬彬偽君子更多矣哉，文化界也逐漸為商業界所同化了。

但就在這二十世紀滾滾文化濁流中，仍然有一位純粹的愛國學人，一位永恆的哲人，他超越了上述二十世紀文人的弊病，而具備了真正讀書人所具備的風格與骨氣。他清高而澹泊，潔身而自愛，獨來而獨往，擇善而固執，不為利祿所誘，不為威武所屈，終其生，鳳鳴於高岡，終其生，入濁流為揚清。他既不消極的使學術與政治分離，而成爲象牙塔的裝飾品或文字觀念的遊戲；當然更不使學術屈服於現實政治之下，他總是以「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熱情，踏入濁流中

，積極地以純正的學術理想來引導現實政治，引導青年學子；他總是以人格、品德、才能之先後順序爲標準，來衡量、批評當代政治、歷史人物或時勢；他透過其精純耿直、光明磊落的人格；與對宇宙萬有的摯烈情感及無比的恆心與毅力，旁通統貫了中西印三系哲學的精華，然後再透過其高瞻遠矚的歷史洞見，以美妙的詩化語言文字，指出二十世紀時代的危機，建築了一偉大的文化藍圖，欲從根救起，從根點化時代困境，以期提昇現實世界成爲自由和平的境界。總之，他的生命精神，代表著一個中國讀書人真正的典型，同時更具備了身爲中國哲學家所需要的——先知、聖賢、詩人（Prophet-Saint-Poet）三重身分。

這個人，就是當代大哲學家——方東美教授。

莊嚴活潑偉大導師

我在高中時代，即耳聞方老師的大名，大一時買了科學哲學與人生來讀，但仔細接觸方師之著作卻一直到大二時。但聽人說，方教授甚爲嚴

肅，不苟言笑，不易和人接近，似乎有種高不可攀的感覺。當時總覺得不可能，因為從其著作中，尤其是「哲學三慧」與「生命情調與美感」二文中，所隱藏作者的人格，是有其嚴肅的一面，但更有其活潑熱情富於藝術氣質的一面，假若真是那麼嚴肅，那不是人如其文嗎，知行不合一？「人不如其文」，常是一般文人的通病，想想還是親自去接觸、聽聽課，實證一下，更何況還可增長自己的哲學與智慧，就在這麼一種好奇深究、敬愛、求知等種種複雜情緒的混合下，編織了一場美麗熱情的大學之夢，結果事實證明了，「人正如其文」、「文也正如其人」，不用說「知行」更是「自然」合一了。

方教授，他不僅是一位謹然可親的長者，也充滿了青年人的熱情，更懷抱了赤子的誠摯；他的內心有一股浩然正氣，使他不為任何惡勢力而低頭，反以其人格來感化罪惡；他也有開朗的胸懷、幽默活潑的生命精神，使其面對不順之境，仍然風趣自得，樂觀進取；他更以一顆平常心，赤子情，來善待人，因此他對任何階層之人，只要有誠心，他都不會有所輕蔑，或擺架子。

做爲一個哲學教授，就如孫智樂教授所言：「他有一種使人昇華的感召力，他的講學有一股震撼人心的生命力，元氣淋漓，大氣磅礴，有雷霆萬鈞的氣勢，也有璀璨華嚴和一片太和的圓融境界」，也許有些人會覺得他上課的表情至爲嚴肅，但那是有感於二十世紀文化的低落，中國文化遭遇了劫數，內心覺得教育學術講堂之神聖，責任之重大，而將其精神的莊嚴面貫注於講堂

上，是可想而知的，然而在其背後卻是充滿一顆摯愛熱情的心啊！

下課後，若同學有誠心有勇氣和其討論問題，即使您的心得或問題是如何的「幼稚」，他一定充滿甜蜜可愛的微笑，耐心地聽您細述，然後才和顏悅色，微笑地適時點化您的困境，不曾給您一種他是「大師」的壓力或架子，更不會輕忽您的問題，因為就如方師所說：「不要做大師，要做個學生（Student），因為 Student 含有 Study 之意。」因為他從青年學子的求知反應中，對國家人類又產生一種新希望；因為他尊重每個有誠心的人，也相信任何人講的話均有某種「理」存在，他更有一顆謙虛開放的治學精神，便容納各種不同的宗教或意見再產生價值定向。記得方師有次批評以前的唯識學者只講唯識而不知唯識成智，但他又馬上說今天我們能够了解他們的缺失，獲致今日的成果，也是由於他們的苦心研究所致；當然更重要的是，他有一顆救人救世的菩薩心腸，有一顆「平常心」，使他不知什麼是驕傲，什麼是謙虛，更遑論什麼「架子」了。

記得，有次在台大哲學系辦公室中，黎東方教授曾告訴一位學生說：「做爲一個教師，他不要傳道、授業、解惑，而且這個老師也是學生們的父母、兄弟、朋友。」我們可說方師就是這麼一位偉大的老師。

以下所述，只是方老師在民國六十二年後筆者所接觸的一些鎖事，由這些事，我們更可看出方教授如何的受學生愛戴，也更可發現他是如何地將崇高的人格與平凡的日常生活結合在一起，

將偉大的真理，表現於平凡的行動中，至於方師之一生及其學術上的成熟，更有其專業哲學之友人們闡述及發揚，不再贅述。

課內課外感人場面

第一次聽方師的課是大三時在新莊輔大上「中國哲學精神」。第一次走進輔大教室時，內心有一種驚訝的喜悅，竟然在講台上，大大小小錄音機有八九台之多，上課的學生也各式各樣皆有之，除輔大同學外，有中大、政大、文化學院、台大、師大、交大、及工專；有修女，也有神父；除哲學系同學外，也有歷史系、中文系、法商、理工科系；有修碩士、博士，也有已在初中任歷史教員者，也有已在大學任教者；當然也有外國人，真是集各路人馬，「三教九流」於一堂。

據說，有的人已聽了好幾年，聽他們幽默的說：「不聽內容，只看方師講演的氣魄，就值回『票價』了。」甚且有一位女孩，每堂課錄音，然後將錄音帶寄到美國，供其兄攻讀博士學位之參考資料。

也有台大中文字系賴聲羽同學：（現任教於台大），及交大電子物理系董策、任慶蓮兩位同學（董同學服役東沙，今年已赴美攻讀材力，任同學今年清大物研所畢業，服役中），他們三人每星期都錄音，回台北或新竹立即整理，一個一個按照方師上課所講的記錄下來，遇有聽不清楚的即用標點符號，按其音標出。交大同學甚且還自己動手油印幾分。有次，有人問：「你們非念

文科，又如何能記出來。」他們回答：「只要有誠心即可。」，真是「精誠所至，金石為開」，而方師內心也始終非常珍惜這兩位坦誠同學的情誼。記得美國阿拉巴馬州大學哲學系主任 Perkins 在中華文化大樓演講，方師也去了，講演結束後，方師提起說：「有位東沙同學來信。」後來又提了一次，甚至到病逝前一個月，還以為和我一起去郵政醫院的朋友是交大同學，有時想，當他們年輕的時候，既不是「文化界人士」，卻奉獻了一分熱情誠摯感人的力量於文化界，是多麼地令人感念啊！

有次，有馮滙祥君將方師在輔大上課所講的記錄載於中央日報，題為「從周易論孔子的創造精神」兼評馮友蘭的裁賦；結果有位十多年前曾在台大聽方師課的鍾國仁君，在加州讀到此文之後，欣喜望外，熱淚盈眶，立即親手刻印了二百多份，分送海外親友。

更據家兄說：他在金門服役時，有位軍中同志，只是高中畢業，因為看了某月刊中方師的文章，愛不釋手，竟當了雅賊，將該刊所有有方師之文章，全部都剪下來，收藏若寶。後來這位同學在退伍一年後，參加大專聯考，只填四個志願——四個哲學系，而且在聯考作文題目一本書的啓示中，即寫方師之哲學三慧，此人現在某大學肄業。

還有位釋淨空法師常常去方師家請益，方師特別在其家中為釋淨空講經，後來釋淨空法師印了大方廣佛華嚴經，分出五十部，轉贈給方老師的學生。

我讀大四時，有次和同學去逛書展，一位年輕人看到方老師所寫的中國人生哲學概要翻了一下就要買，我連忙手指另一本英文本中國人生觀 (The Chinese View of Life) 說：「那邊還有一本。」他笑著說：「你們都是方老師的學生？」我們默默地相視而笑，他接著說：「這些書都是要寄到美國去。」

大學畢業後服役中，在斗六，有次和連輔導長閒談，他說：「我最喜歡看方東美的文章。」我的營輔導長又說：「方東美這個人實在了不起，連總統 蔣公都非常敬重他。」

本來在一般大學中，上課甚少有班長喊起立、敬禮，但是由於學生們的敬愛方老師，每次總自動自發地由一位女班長喊口令，這在台灣的大學是很少有的現象。

初上方師的課，或許大家有些攝於其威名，大家都聚精會神，扳起臉孔，就連方師講些有趣的事，大家都不太習慣笑，而有一種欲笑而又撇住的感覺，後來有些女同學裂開嘴笑了，男女同學跟著也笑了，方師更是笑了，以後上課的氣氛，就非常自然了，該嚴肅時即嚴肅，該輕鬆時即輕鬆，當時方師上課有個「怪癖」，總是忘了下課，但當時年事已高，實不適合如此，果然後來換了一個開鑼，下課時間一到 P P 作響，強迫方師及學生們休息。

出語如珠中外欽佩

因為方師上課總本其敬業精神甚少「閒話」，而且其所用之關鍵辭藻，典雅雄渾，內容結構

嚴密，旁徵博引，滔滔不絕如泉水湧現。往往以西方科學、哲學、宗教之發展史及其本質來烘托出中國哲學的特色；或以文學內容及其個人趣聞，經歷或對當今現實政治教育政策的批評，來表達其中心涵義，其情感摯深，娓娓感人心田，氣勢磅礴有如天馬行空。總之，他課堂講解本身，就是一篇富於創造性的論文，同時，遠在台大任教時，即由游祥州同學從其大二時開始錄音了七年，游同學在服役當教官期間，依舊每星期往返台北鳳山，在研究生期間，由每個月八百元的研究費，抽出錢來購買最好的錄音帶來錄，這些再加上輔大上課之錄音，如今都已成了永垂不朽的國寶，更期望這些錄音帶及早整理，否則年代一久，難免較不清楚，整理是更吃力了。因此，若有人謂方師以英文著作中國哲學，那不是置國內於不顧嗎？但事實上，方師對國人亦有所交代，除開上述錄音外，英文本已委托孫智樂教授翻譯外，再加上有關國內之公開演講部分已由郭文夫先生整理刊於哲學與文化月刊之外，我們再細觀方師之一生，絕大多數時間均婉謝了美國大學高薪的聘請，而在國內，以中文口述中國哲學，教育青年學子，比起那些偶然回國省親一年，領一下「客座」薪水，又「回」美國去了的人，是誰對國內教育更負責更有貢獻呢？

記得有次，在中國大飯店樓上，黎東方教授曾說：「方先生是最 Pure (純粹) 的愛國學人。」他又表示他將計劃寫英文本中國歷史研究，如今方師已寫完英文本中國哲學，盼望黎老師儘快完成中國歷史研究一書，因為惟有以真正同情

了解的眼光來以英文著作或翻譯中國哲學、中國歷史甚或中國政治、文學經濟，才可使西方更加重視或了解中國事物（Things Chinese）、中國心靈（Chinese Mind），也才不致有所謂費正清之流來歪曲中華文化，混淆視聽；二來也可促進國際間的了解，否則單單以中文著作，在目前國際間急功近利的潮流下，外國人還甚少有這種耐心學習精通中國文字，然後再超越種族意識，以同情了解的方式來翻譯或闡述中華文化，這也是一部分人問：為何方師用英文著作中國哲學的理由之一，當然筆者並非全然鼓勵英文著作，但有些東西，衡諸國際現況，確實需要中英文雙管齊下，否則徒然嘆息氣憤外國人不了解我們又有何用呢？

再看一九六四年在夏威夷舉行的第四屆東西哲學會議，方師以「中國形上學中之宇宙與個人」一文，雄辯與會各國代表，尤以力挫英國哲學家代表 Findlay，更傳為美談，會後，各國代表紛紛和方教師握手曰：「我們欽佩您的反攻（We enjoy your counter-attack）。一九六九年，第五屆東西哲學會議，方師更以中國哲學本有之高度心理學為中心，旁通統貫了西方哲學、基督宗教及印度哲學，發表了「論哲學、宗教與哲學家類學中之人之疏離問題」（The Alienation of Man in Philosophy and Philosophical Anthropology）此文一出更是轟動，尤其是德國學者更驚訝於其對西方宗教之了解，尤其在會中，有一位紐約的病理學家發表演講，方師起而仗真理以質言，使得這位「神經病」專家不得不說：「也許我的理論有問題，我不知道。」

這兩次會議，證明了方師引導中國哲學進入全世界之苦心，更證明了方師「有教無類」的教學精神，誰說他不是一位令人口服心服、令人敬愛的教師？

論善惡人性與自由

方老師上課總是提前到教室的走廊，如若同學有問題，便可利用此上下課休閒時間和他討論請益。那是大三大四時，當時我也現實得可愛，覺得費了這麼大的心力，放着正課不上，尤其是下雨天（野外實習課不上），由中壢或台北跑去輔大，總該多問幾個問題，「撈撈本」，當然問題總是很幼稚，有些問題如今想起也有些可笑，但是方師總本其誨人不倦、有教無類之精神一一細說，如今時間已久，俗事繁冗，記憶也模糊，但仍有難忘的幾次問答。記數則以誌之：

有一次我問方師：「哲學怎麼弄得講得都差不多，不是上迴向就是下迴向，不是物質層次、生理層次、藝術境界就是道德境界、宗教境界，」方師微笑着，但又隱含著嚴肅的神情說：「念科學的常不自覺地把學問知識當作客觀的東西看待，這在研究哲學是不可能的，因為以這樣的態度，往往只得到朦朧的感覺，念人文學術需要一層一層地去穿透體驗，要不斷地入乎其內，然後很快地出乎其外，不可執着於任一層次……，生活與學問須密切地融合在一起……。」

又「一次提到善惡問題，我說：「一個人如果了解了各種層次，可是他偏偏不去為善，偏偏要做大魔頭，又如何呢？」當時方師說：「……人

有當魔鬼的自由。」還記得後來在他上車前片刻，他還半朝向另一位教授笑著反覆此話，當時我很不滿意他的答覆，但一方面又得趕回中壢，也就算了，但心仍有所不甘，覺得方師對「惡」的處置方法太「消極」了，如今想起是當時對善惡與自由未能有更高一層次的解釋。隔一週，再度提及此問題，他才又笑著說：「人確實是有當魔鬼的自由。我們也確實是要努力賭塞住罪惡，但不是不給人以自由。」在方師眼中，自由是價值最高的，但在現實世界裏，爭取自由總是要付出若干代價，自由、現實與責任是合在一起的，也因此方師也不做烏托邦的個人自由主義的幻想，但更反對那專制、獨裁、抹煞個體自由、反人性的共產集權；這都是由於方師對維護自由的信念，信守不渝所致，也因此在此治學上，能大方無隅，無門為門，從心所欲遨遊於各門各派哲學中，同時更以自由開放的心靈，兼容並蓄各種宗教精神精華，他排斥任一宗教，反而予以同情的了解與同情的批評，也因此才能以生命價值為中心，旁通統貫中西印三系哲學，締造一文化大藍圖，締創人類新紀元；同時，也因方師尊重每一個體之存在及其殊性，因此他絕不把學生當作「徒弟」來叫喚，他常說，他不要當「教主」，因此方師之學生往往自由地各順其性，各行其道，各發揮其所長，而且更隨著踏入社會之愈久，益增對方師的敬愛，因為在二十世紀現實社會，要找到這麼一位人格崇高、治學一絲不苟，學問淵博，語文能力特強（精通中、英、法、德），又「有教無類」、「誨人不倦」、「沒有架子」的

人，實在太少了。

智慧熱情聲淚交迸

方師自大陸來台之後，除了非常的場合，甚少輕易發表學術講演，就如同其不輕易發表學術著作，但每次講演，每本著作，却都是永垂不朽的文章。

第一次聽方師的公開學術講演是在民國六十二年十一月二日，地點在台北耕莘文教院，講題是「中國哲學對未來世界的影響。」或許這是方師數年來唯一的公開講演，真可謂「閉關數年，面壁練功，如今功成行滿，乃出山行道，渡化凶頑」。那天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有白髮蒼蒼的長者，也有才高中一年級的小女孩，甚至有些人還特從南部趕來，據估計約有八、九百人之多，把文教院裏裏外外，擠得水洩不通，這在台灣學的學術界，尤其是哲學——一般人總認為其是玄想不切實際，或深奧的東西，而實際是無用之用乃大用，而又隱藏在每個人心中的學問——更是少見。

首先由前台大哲學系主任孫智燾教授介紹方教授之為人及其經歷，孫教授熱情洋溢，口才滔滔不絕，描述方師更是栩栩如生，隨後方師即在數千隻充滿著敬愛、期望的目光下，開始了一代大師說法……。

雖然一種創造性的偉大思想，並不會很容易為當代立即全盤了解，尤其在一場短短的講演中，也雖然隨著背景之不同，每個青年學子所能領會其深意者亦不同。但是每個人的心靈深處，

卻深深地為其講演中所流露的深情與誠懇所感動，為其大氣磅礴的氣勢所攝住，全場寂然無聲，人人睜大眼睛，張開了耳朵細聽著，真理的福音，雖然理智性的無法了解，有時構成了交流時的阻礙，但是情感、愛心却化解了這些障礙，而溝通了兩代間的心靈。

講演到最後，方師激動莫名，他的眼眶沾滿了淚水，那淚水充滿了悲憤，也充滿了興奮，更充滿了無限的愛；那淚水混雜了他七十多年來人生旅途的多少辛酸與奮鬥，也混雜了近代中國的多少滄桑，多少悲劇，更混雜了二十世紀人類的多少動亂與衝突；那淚水，隱含了一位愛國學人對國家民族前途濃郁的情感與深厚的憂患意識，當然更隱含了他對青年學子們的期望——「我仔細地端詳每一張稚真的面孔，看看中國的下一代是不是有希望……」，「我的孩子沒有繼承我的學術生命，我只有心智上的後裔……」。最後，更隱含了他對人類未來的達觀，所有的衝突、所有的動亂、所有的暴力均將被壓制被消除，一切的一切終將化成一曲自由和平的交響曲。

不避風雨中大講學

中大在台復校後，仍繼承著當年南高、東南、老中大的科學與人文並重的學風，因此每週星期一週會均請各種不同學科的知名學者到秉文堂講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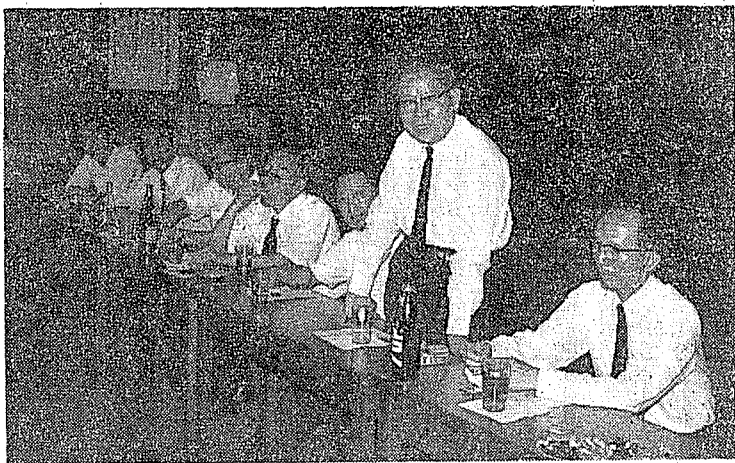
由於方師已破了數年來不公開講演之戒，因此當時，我們很希望方師到週會講演，再加上我們班上同學負責學生活動中心，外文系吳衍琛和

我編校刊「中大青年」，有個專欄「教育與文化」，當時想若是方師到中大講演，一定和此相關，剛好可做此校刊的壓軸。因此遂和方師提及講演之事，方師只是微笑不語，沒有拒絕，遂以活動中心、中文系、覺聲社為名寫信給方師，同時呈一分報告給訓導處，及理學院院長李新民教授。記得訓導長王宏志教授說：「在台灣成為名教授很簡單，但要在大陸沙坪壩就不簡單了。不過方老師身體不太好，常常生病，到中壢來萬一有意外，我們承擔不起……」後來李院長即親訪方師。

提起李院長，我們須附帶介紹一下李院長的老師國際聞名的數學家周校長綸閣（鴻經）先生（曾任南京中大校長，來台後任中央研究院總幹事，發表數學論文十九篇於英國著名的數學雜誌，可惜英年早逝），周校長早年在中大念數學系時，和一些數學系同學會修方師的課，當時方師曾提到數學與科學哲學之觀點，有些同學不贊同，當時還曾有一陣激辯，後來這些學生有的從法國留學歸國，才知道方師的觀點和一位法國著名數學家 Henri Poincaré 甚為相近，極具啟發創造性。而周校長在欽佩方教授之餘，每年總是甚早到方師家拜年。

由此可知，方師不僅擁有精嫻的人生智慧，同時在早年即對科學哲學有深入研究，他對知識始終予以相當的重視，尤其對近代物理及數學、邏輯及科學哲學的發展更是具有同情了解，復加以同情的批判。也記得在方師家長沙發的右邊書架全是討論相對論量子論及數學科學哲學方面的

書，但就像方師常說的「研究學問或人生境界，要不斷地入乎其內，不斷地出乎其外，不可執着於任一層次，科學的哲學只是一個暫時性的踏腳石，須再往上提昇至價值層次，由藝術→道德→而入宗教層次，所以有次和方師討論科學哲學宗教及其他知識的關係，方師笑著說：「是啊！哲



方東美教授（右二）講話時之神情，右一為台大哲學系主任黃振華教授右三為李青教授。

學不過是把他們籠絡一下罷了。」

方師到中大講演，本來預定是四月八日，但臨時因病無法前來，再隔兩個禮拜的星期一，雙連坡（中大所在地）刮著狂風細雨，方師依舊趕到中大，與緻勃勃地逛過了校園，才走入了秉文堂，脫下了風（雨）衣，開始講演。那天也是無題，方師以充滿濃郁的情感，回憶著當年中大的美好時光，而今中大大在大陸卻成了不算學校的南京大學，那時時值中日斷航，方師講到後來，越來越激動，後來由於時間所限，乃以「一切都是盡在不言中」做為結語。

但也如我們所料，方師講的正是與教育文化相關之灼見，因此我們遂決定取名為「教育與文化」，排在「教育文化」專欄首篇，其前即為喬一凡教授所講的中大之過去與未來，及方師摯友已故世的羅家倫校長所寫的「中央大學的使命」，都和民族文化之復興與創造相關。

可惜由於錄音帶有了麻煩，中間也斷了好幾分鐘，整理起來甚為困難，再加上本身學力有限，因此記錄下來卻已是斷簡殘篇。本來方師說整理要讓他先看看，但想想既成了斷簡殘篇，拿

給方師看八成是被「沒收」「扣留」的，方師治學是多麼地嚴謹啊！但當時暗地裏又自認已把握到了「重點」，再加上編印在即，遂不管三七二十一，登了再說。此篇雖是斷簡殘篇，但也費了不少心血，傅佩榮幫忙分段初校，中文系章小娟、李文瑞二同學幫忙修飾文辭，吳衍琛（時任中青主編）及班上同學的幫忙，自己本身也怕會錯意，趕快再參考方師之著作及深度心理學的書，最後總算付梓了。

事隔一年即大四下，再度碰到了方老師，當時半開玩笑說：「去年老師到中大講演的紀錄，記好了以後，聽說老師喜歡沒收稿件，可是又急著出刊，再加上是壓軸好戲，也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先刊了再說，不知道記得怎麼樣？」

後來張肇祺拿去刊於「某月刊」。方師慈祥地笑著說「記得很好」。總之，這篇記錄雖是斷簡殘篇，但記到了「重點」，應該是不會錯的。

然而有一個問題，至今我仍不解的是，方師問筆者好幾次：「你跟誰學物理？」我實在不知道如何回答，不過有時笑答：「康德的博士論文就是和我們現在所念的相關。」

二百五十歲人瑞實記

楊森·李寰等著 增訂再版定價肆拾元

四川二百五十歲老人李青雲一生事跡，及其延年益壽之術，自在中外雜誌連續刊登後，引起海內外人士熱烈反應，密切注意，頃應讀者要求，輯印成書。定價肆拾元請將書款交郵政劃撥一四〇四四號立即寄書（郵票通用）